

茅盾现代作家论

茅盾文艺思想研究资料之二



# 目 录

## 第 二 辑

- 1、春季创作坛漫评…………… ( 1 )
- 2、评四五六月的创造…………… ( 8 )
- 3、《创造》给我的印象…………… ( 14 )
- 4、读《呐喊》…………… ( 21 )
- 5、鲁迅论…………… ( 26 )
- 6、王鲁彦论…………… ( 56 )
- 7、欢迎《太阳》…………… ( 66 )
- 8、读《倪焕之》…………… ( 70 )
- 9、《黄人之血》及其他…………… ( 89 )
- 10、女作家丁玲…………… ( 99 )
- 11、徐志摩论…………… ( 104 )
- 12、丁玲的《母亲》…………… ( 123 )
- 13、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 ( 128 )
- 14、王统照的《山雨》…………… ( 136 )
- 15、庐隐论…………… ( 148 )
- 16、冰心论…………… ( 157 )
- 17、落花生论…………… ( 177 )
- 18、《西柳集》…………… ( 188 )
- 19、《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论》… ( 199 )

20、研究和学习鲁迅	(242)
21、读《赛金花》	(247)
22、论初期白话诗	(251)
23、叙事诗的前途	(261)
24、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	(267)
25、“窑场”及其他	(272)
26、“深入”一例	(279)
27、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281)
28、《台儿庄》	(283)
29、读《北京人》	(288)
30、关于研究鲁迅的一点感想	(292)
31、读《乡下姑娘》	(295)
32、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304)
33、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	(307)
34、关于《人民是不朽的》	(311)
35、《呼兰河传》序	(323)
36、论赵树理的小说	(333)
37、关于《李有才板话》	(335)
38、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	(339)

### 第三辑

- 1、我的小传…………… (343)
- 2、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346)
- 3、回忆辛亥…………… (352)
- 4、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358)
- 5、我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 (361)
- 6、谈我的研究…………… (363)
- 7、我的回顾…………… (368)
- 8、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  
发之心…………… (373)
- 9、回忆之类…………… (377)
- 10、《茅盾选集》自序…………… (380)
- 11、写在《野蔷薇》的前面…………… (385)
- 12、《宿莽》弁言…………… (389)
- 13、《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390)
- 14、我怎样写《春蚕》…………… (395)
- 15、又一个关于《春蚕》的疑问…………… (400)
- 16、关于《林家铺子》的一封信…………… (402)
- 17、《第一阶段的故事》新版后记…………… (404)
- 18、《腐蚀》后记…………… (410)
- 19、《霜叶红似二月花》后记…………… (414)
- 20、《清明前后》后记…………… (418)
- 21、写在《蚀》的新版后面…………… (421)
- 22、再来补充几句…………… (425)
- 23、后记…………… (428)

## 春季创作坛漫评

今年的《小说月报》添立了一门《海外文坛消息》，一面想叫爱读文学的人们常常和海外文坛有点接触，一面也免得这本《小说月报》成了一本小说丛书，不和时间生关系，这一项劳工，我的朋友雁冰担任去做了。

但既然和海外文坛生接触，对于国内文坛更不可不注意些：当《民国日报》“觉悟”栏发表晓风先生对于《小说月报》的批评提出希望我们能报告国内文坛的消息时，我们就打算来做这件事。那知着手调查之后，方才觉得一个月一批评是决难办到的事；原来国内创作坛简直寂寞到极点了！每个月内各报各杂志上发表的创作文学本来数目不多，好的更少；我们向来的预料——国内有创作而无批评家——竟料不着，原来现今不特无真正的批评家，连被批评的材料都没有呢！

因此一月一批评的计划是不能实现了；但这件事又实在很重要，所以我们改为一季一评。我的朋友们因为觉得“熟面孔”人做这件事有许多窒碍，委托我这个“面生”人来做；没奈何我只好来发表我片面观察的意见了！却先欲对读者诸君申说一句话：我只是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力与判断力批评眼前的文字，这文字是什么人做的，我只得完全不管！

在写出我的意见之前，尚欲把我批评创作的“评例”说一说。其一，现在尽有许多人喜欢做小说，却不知道小说是

什么东西，他既然不曾说过，我们原也无从知道，不过就他的著作——小说——看来，也可以看出一点：他们是把小说当作私人的礼物，一己的留声机的，如什么《订婚日记》便作一例；这一类的创作，不问他的好或歹，我是不认他有创作的资格，可以本篇内是不提起的。其二，专门模仿西洋小杂的皮毛——朋友对我说，此等小说实是节译西洋的六便士杂志上的无聊小说而改用中国人名罢了——人物名字是中国的，而背景却不是中国的，（这一类的例不胜枚举）此等创作，实已失了创作的资格，所以本篇内也不提及。其三，没有以上的两项毛病，不过表现的手段大低，或是思想不深入，我认是未成熟的创作，很有看一过的价值，却因本篇限于地位，只好提一个名，以表示对于此篇东西的著作家一番努力的敬意。其四，他本身是比较的更好，而且我对他也有点意见的，统统提出来另加一点评论，和大家的意见合不合，只好不管。这四项便是我着手做这件工作时的已定的标准了。

我们搜辑各报各杂志的创作——或者有许多报我们不曾搜罗到——总共吞过短篇小说六十七篇，剧本八篇，长篇小说两种：春季的创作大概尽于此了。三个月内的创作只是这一点点儿，实在令人看了丧气；但是不幸这八十七篇之中合于第四条的只有二十篇；不够放在第四条的一列而尚不失为合于第三条之规定的，也只有二十四篇。如今先把合于第三条评例的几篇写在下面罢：

《她自己的儿子》 A（见《时事新报·余载》）

《卖柴人和老太太的谈话》青士（见《民国日报·觉悟》栏）

《可明白吗》 李祖荫 （“时新余载”）  
《吃饭问题》 觉黎 （同上）  
《过年》 籍孙 （同上）  
《家庭与爱情》 忍杰 （同上）  
《工人与兵的一般谈话》 小岑 （同上）  
《还是去死去奋斗》 祖心 （同上）  
《爱误》 程起 （同上）  
《年糕不是我们吃的》 苏兆骧 （《民国日报·觉悟》栏）

《小孩子说的》 太素 （同上）  
《新年的苦乐》 姚天竈 （“时报余载”）  
《水花》 俞文元 （“余载”）  
《母子》 陆觉 （《民国日报·平民》）  
《一个学生的日记》 侯可九 （《觉悟》）  
《你可以进来的》 苏兆骧 （“平民”）  
《可怜的群众》 姚仲白 （“余载”）  
《妆奁之奴隶》 江红蕉 （同上）  
《不平》 鸿如 （《觉悟》）  
《良心话》 陈德徽 （《觉悟》）  
《想》 金德章 （《觉悟》）  
《一个死掉女儿的父亲的回想》 佚名 （《觉悟》）  
《一篮花》（剧本） 云孙 （“余载”）  
《印子钱》 张春浩 （《觉悟》）

我对于上面的二十四位作家，表示非常的敬意，因为他们著作中的呼声都是表示对于罪恶的反抗和对于被损害者的同情。虽然他们的作品不怎样完全，这是不关紧要的。至于我

对于他有一些意见的作品，现在也写在下面：

《灵光》田汉（剧本）（《太平洋》第二卷第九号）

田君创作的剧本去年有一篇《Violin and Rose》登在《少年中国》上，如今这篇《灵光》据田君自叙，是为东京留学生演戏助赈时的新戏；那回赈戏是日本东京的有乐座，所以这篇《灵光》是在有乐座的台上排演过了。我们只就他的脚本看去，觉得这篇剧本的动作是很好的，对话也都流畅；只是“角色的个性”不很明朗，张德芳和顾梅俐两个人的口吻不大分得明白。又此篇中顾梅俐的举动思想又很有点和Violin and Rose中的柳翠相像，这于创铸“角色”一面，亦似尚欠圆到。又我读了一过之后，只觉得伶俐有趣，而不起深刻的感觉；即对于篇中描写灾民苦况的一段，也没有深刻的悲哀的印像；从这些地方看来，似乎田君于想像方面尽管力丰思足，而于观察现实方面尚欠些工夫呵！不过我们对于田君这两篇处女作总是表示极端的欢迎，并希望田君继续有创作发表。

《幽兰女士》陈大悲（北京人艺社脚本，曾转载《时事新报·余载》）

陈大悲君对于戏剧是亲身有过多年经验的；近来他发表过四五篇创作的剧本。这篇《幽兰女士》是陈君为北京青年自立会筹款做的。这是五幕的长剧。这篇《幽兰女士》讨论的中心点似乎是私产的罪恶。他对于私产制的攻击用自然主义表现出来，不说一句“宣传”式的话，实是不容易企及的手段。篇中写丁葆元的思想，丁幽兰的思想都恰到好处，各人的身段口吻也都很称，只是那个李氏（丁妻）却似乎少点神采。创铸的三个女角色，（幽兰，许三小姐，邱姑太太）确

是很好，许三小姐口中的半失望半自弃的玩世而讽刺的尖锐话里面含有极深的悲哀，使我感着非常的印象，对于这位聪明绝世而自暴自弃的女士表示无限的惜惋与爱怜。我敢说，许三小姐是篇中最动人的脚色。其次是丁葆元，再次是幽兰女士。描写了丁宝麟的身份，也是丝丝入扣，只可惜第五幕末宝麟所说愿死的一段话，有点身份不对；在大悲君的意思是欲写出私产是罪恶的主意来，但是因此不免减了艺术上的彩色。丁葆元最后的一句话，“天下无不是底父母”，表示他“兽性”的重复得胜，真是非常的有力，而且把丁葆元到底完成了一个丁葆元！

总之，《幽兰女士》总算得是成功的剧本了，除掉了一二点不好，（如第四幕写幽兰在成衣铺中遇凤冈被打，挺身而出救，议送到医院，而第五幕中忽然又说凤冈在他房里，中间过节，实在欠明白一些）大体是好的；大悲君虽然自己很谦抑，说不配讲什么主义，然而依我看来，这篇已经很可以算得是自然主义的剧本了。

《杜兰的怪眼》品今（《时事新报》“学”栏 二月一日）

《身份》吴俊升（同上“余载”一月五日）

《镇麻》李祖荫（同上三月五日）

《假坟》一之（《民国日报·觉悟》一月二十七日）

《希望》谢宽（《心事新报·余载》二月十二）

《母亲》如愚（同上二月十七日）

以上六篇短篇小说，都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杜兰之怪眼》内冷嘲的口气，隐住了内在的十分悲哀，煞是动人；《身份》《镇麻》《假坟》三篇的描写虽然火候未到

但总有些近自然主义了。《希望》篇幅虽短，但结构极精密，写朴讷的乡下女子的心理，很有几分动人。《母亲》一篇内自然的表达法，似乎比《希望》差些。

《死——不祥》凡民（《民国日报·觉悟》一月二十一日）

《往杭州去的路上》晓风（同上一月二十四日）

这两篇都是“Sketch”体的短篇，那矫健的笔力和浓厚的感情都表示出是革命的文学，在现近创作坛中不很多见。

《无聊的人》忍杰（《时事新报·学灯》一月九日）

《艺术之友》吴江冷（同上一月二十日）

这两篇在艺术上都不能说怎地完全，但在思想上很可以表现出现在国内青年心理烦闷而渴求慰藉的状态。

《勤工俭学生底的一席话》吴明（《民国日报·觉悟》三月二十二日）

《男校里的一日》天底（同上三月七日）

《疯人》佺工（同上三月三日）

《龙山之上》天底（同上二月二十三日）

这四篇中我最爱《疯人》，他那隐藏的讥刺，和有力的表现，没有人看了不感动的；《勤工俭学生的一席话》写三个境遇不同的俭学生的思想也还有分寸，最好的是篇中所含对于未来的希望。《龙山之上》只差结尾有点模糊；《男校里的一日》极简练的表现出男校内青年的生活，也不无可取之处。

《别》陈德徵（《民国日报·觉悟》三月十七日）

《默想》叔衍（《时事新报·余载》二月二十二日）

《桥上》俞文元（同上三月二十一日）

《老姑娘》斧衍（同上三月二十二日）

这四篇中我以为《别》和《桥》有含蓄不尽的趣味；《老姑娘》一篇从别一方面写中国女子的痛苦，不失为有心人之作。

以上的批评不过是我个人片面的一时的感想；同志对此有异感的，我很盼望见教。我往常觉得中国的 Renaissance 是在不可知的远的将来，现在看过了本年春季的创作却又使我怀疑：是否最近的将来就会有“文艺复兴”么？

×

×

×

现在国内月刊周刊季刊及以日报上的创作小说一定不止我们所见的八十多篇，也一定还有许多佳作不曾到我们眼前，所以我极盼望同志们能够把自己见过的创作（无论是单本的或是杂志上的或是剪自日报上的）借给我们看。我们看后当仍挂号寄还。如承热心同志肯借，便请寄至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社为感。

（原载《小说月报》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卷四号  
署名郎损）

## 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从四月到六月，又已三个月了；这三个月中的创作，有小说一百二十多篇，剧本八篇，——不用说，这仅就我已见过的而论——比起春季三个月中的出产，多了三分之一，在“量”上确是进步了。

我相信“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便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学”，以中国现时的社会背景而论，便有数十种不同方面的创作来描写社会的各方面，也还怕不够。区区这百数十篇的东西，若果是每篇描写每一方面，总还算过得去；但不幸不能这样办到。所以虽然数目已是一百以上了，不为不多，而究竟不能对于现在这创作坛不感着寂寞。这些创作是否都有生命，还是第二个问题哩。

从这一点着想，我就觉得当今批评创作者的职务不重在指出这篇好，那篇歹，而重在指出（一）现在的创作坛（从事创作的人们）所忽略的是那方面，所过重的是那方面，（二）在这过重的方面，——就是多描写的那方面——一般创作者的文学见解和文学技术已到了什么地步。因此我也就改变了批评春季创作的旧例，另用一个方法来做成眼前的工作。

这方面就是先来类别这三个月里的创作，显出他们各所描写的社会背景的一角，然后再去考察同属于一类的创作，有什么共同色彩与中心思想，描写的技术可有几种不同的格式。这工作看来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但现在既没有人做这件

事，我来勉强试做一下，想来也不妨。

就手头已有的材料归纳起来，大约下面那几类是可以分的：

- (A) 描写男女恋爱的
- (B) 描写农民生活的
- (C) 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
- (D) 描写家庭生活的
- (E) 描写学校生活的
- (F) 描写一般社会生活的

上面一共是六类，亦不为不多了；但一看每类下各有几篇，便显出不普遍的毛病来了。这六类下所属的篇数是：

- (A) 七十篇以上
- (B) 八篇
- (C) 三篇
- (D) 九篇
- (E) 五篇
- (F) 二十篇左右

看了上面的表，可知描写男女恋爱的创作独多，竟占了全数过半有强！最少的却是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创作，只有三篇；描写农民生活的创作也只有八篇，但比起(C)类来，已经多了一倍。(F)类的二十多篇中，切切实实描写一般社会生活的，还是少数，可以归到(A)类里去的，还是多数。(D)类描写家庭生活的，实在仍是描写男女关系的作品。所以竟可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呢。

我们只看上面的分类表便可以推想出我们这社会内的大概状况。(一)知识阶级中人和城市劳动者，还是隔膜得利害，

知识界人不但没有自身经历劳动者的生活，连见闻也有限，接触也很少；（二）一般青年对于社会上各种问题还不能提起精神注意，——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眼光还不能深入这些问题——而只有跟着性欲本能而来的又是切身的恋爱问题能刺激他们；（三）从传统主义的束缚里解放出来，因了个人主义的趋势，特流于强烈的享乐主义的倾向。这三层实在就是现社会生活的偏点，看了现在的创作便立刻可以感得的。

如果再进一层，把（A）（B）（C）……各类的创作各自的归纳起来，便又可见他们对于描写的对象大概是抱了同一的见解和态度的，他们的描写法也是大概相同的，他们的作品都象是一个模型里铸出来的。我们先把数目最多的（A）类创作归纳起来，便只有二种不同的形式：

（1）男女两人的恋爱因为家庭关系不能自由达到目的，结果是悲剧居多。

（2）男女两人双方没有牵制可以自由恋爱了，然或因男多爱一女，或因女多爱一男，便发生了三角式的恋爱关系，结果也是悲剧居多。

这两种格式几乎包括尽了现在的恋爱小说；如果仅仅是这格式上的类似，倒还罢了。不幸他们所创造的人物又都是一个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个样的，举动是一个样的，到何种地步说何等话，也是一个样的。不但书中人物不能一个有一个的个性，竟弄成所有一切人物都只有一个个性，这样的恋爱小说实在比旧日“某生某女”体小说高得不多。如果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创作家是直接从人生中取材料来的，那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创作一定不是作者自身经历的结晶，（因为个人的经验不会人人相同至于如此，）却是摹拟的伪

品。为创作而创作，实是当今大多数创作者的一个最大的毛病；现在的许多恋爱小说便是个极好的例证。

同样的无经验的非科学的描写也见于(B)(C)(D)……诸类的创作里。描写劳动者生活的作品显然和劳动者的实际生活不符，不但口吻——我以为口吻是比较的难写的——不象，连举动身分都不称。如果创作者平日确曾和劳动者接触过的，当不至隔膜如此！再看(B)类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也显出“不是个中人自道”的缺点来，就我已见的五篇看来；圣陶的《晓行》（《馥载》，转录《晨报》），似乎最熨贴，但可惜是《猎人日记》体的笔记，不是直捷画出两个农夫，几个农妇来；辛生的《一条命二十串钱》（《民国日报·平民》）和泽华的《老农妇底的谈话》（同上）也都有这缺点，描写更不及《晓行》熨贴，自然更减色。苏兆骧的《蚕娘》（《民国日报·觉悟》五月二十六日）很能描写出农民生活的一片段，就只差表现力不强。至于把农民生活的全体做创作的背景，把他们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来，如鲁迅去年发表的《风波》（见《新青年》七卷五号），在这三个月里是寻不出了。

就实在的情形而论，现今从事创作者和农民生活倒还时常有点接触，做起小说来，应该比描写劳动者生活的作品要好一些；不谓比较成绩，两者还是相差不远。这恐怕是近年来文学界提倡赞美“自然美”的流弊。因为有了——一个赞美“自然美”的成见放在胸中，所以进了乡村便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了！我就不相信文学的使命是在赞美自然！

照目前情形而论，竟可以断定：凡从事创作者都是“学界”中人。那么创作者描写自己环境的作品总应该是既多而

且好了。我们看了上面的表，已知这类创作并不多，再把这五篇来细看，又知并不都好。象圣陶的《一课》（《晨报》五月十七日）是个“尖儿”，不可多得的，其余便无足观（《小说月报》六号登过的《堕落》也还自然）此方面的创作何以如此不发达，真叫人百思不解啊。

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新年》九卷一号）现在我冒昧来说几句读了《故乡》后的感想，说的不见得就对，请著者和读者都要严格的审查一下。

我觉得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故乡》中的“豆腐西施”对于“迅哥儿”的态度，似乎与“闰土”一定要称“老爷”的态度，相差很远；而实则同有那一样的阶级观念在脑子里。不过因为两人的生活状况不同，所以口吻和举动也大异了。但著者的本意却是在表出“人生来是一气的，后来却隔离了”这一个根本观念；

“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地悲哀”。这是作者对于“现在”的失望，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作者对于将来却不曾绝望：

“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很盼望这‘新生活’的理想也因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而外，这三个月中又有几篇短感想小说，我

也很爱；举个例来说，如晨曦的《不幸的鸡》（《晨报》四月二十五日）但如《什么都不》（《时事新报》《徐载》六月一日）一篇却觉得不好；此篇描写的是一个疯子，但末后疯子说的一大段话，竟没有丝毫的疯气。

时间不使我详详细细做一点，只得拿这一点薄弱的意见与读者讨论，我很抱歉；我对于现今创作坛的条陈是“到民间去”；到民间去先经验了，先造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否则，现在的新“新文学”创作要回到“旧路”。

但我却倒并没有因为这三个月中的恋爱小说太多，而存了“我殊厌闻之矣”的念头，我承认凡是忠实表现人生的作品，总是有价值的，是需要的。我对于现今的恋爱小说不满意的理由却因为这些恋爱小说也都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

（一九二一年《小说月报》十二卷八期）